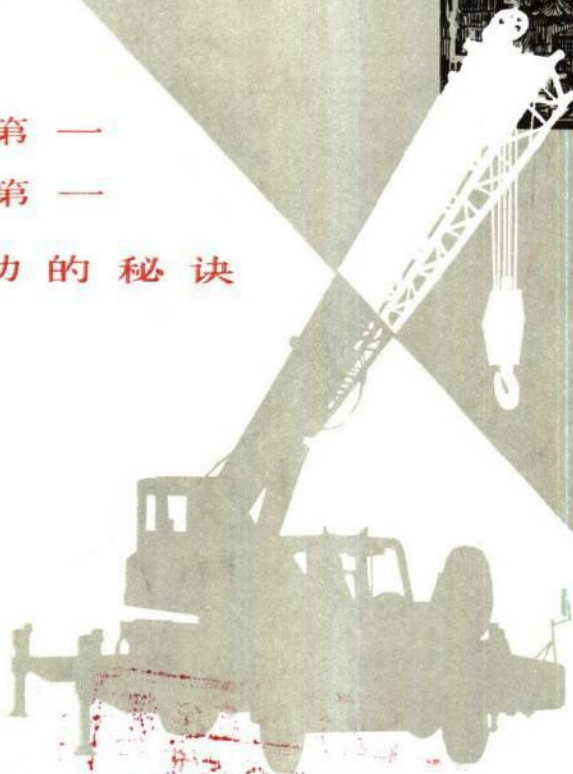


北京起重机器厂



用户第一
质量第一
是成功的秘诀



厂址：北京广渠门外

电话：783405

电挂：5641

人民文学

国内代号 2-4

国外代号 M23

本期定价 1.92 元

编辑者 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东四八条52号）

出版者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本刊登记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 159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20 日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政局报刊分发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零售·代销处 全国各地邮局和新华书店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 2820 信箱）



目录

总第 三二八 期
三二九 期

- 编者的话 4 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
- 报告文学 117 李延国 临 青·虎年通缉令
208 罗达成·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 小 说 6 莫 言·欢 乐(中篇)
63 杨争光·土 声(三篇)
74 刘索拉·跑 道
82 马 原·大元和他的寓言
95 路 翎·钢琴学生
98 马 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
137 北 村·谐 振
156 姚 霏·红宙二题
163 叶曙明·环食·空城
175 乐 陵·扳 网
179 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
- 散 文 43 王 蒙·凝 思
194 郭建英·秋 潮
192 和 谷·望乡二章
197 黄晓萍·山狗吠月

- 诗 歌 47 刘湛秋·抒情诗十六首
 51 伊 蕾· 独身女人的卧室
 55 陈所巨·七色雨(九首)
 205 老 乡·野生意象(十首)
 58 廖亦武·死 城
 200 彭浩荡 张不代筹·青春的旋律(十三首)
- 儿童文学 185 乔 瑜·天天等你捉泥鳅(小说·吴文渊插图)
 190 杨庭安 徐 鲁·诗五首
- 杂 文 250 蓝 翎·朝话夕改
 252 辛 竹·“夏虫微吟”二则
 254 刘 征·拾梦录
- 批 评 233 陈 雷·张辛欣创作心理轨迹探微
 239 卢韦林·编辑与作家的“稿际关系”
- 文学圆桌 243 孙 津·自由美学
 246 叶廷芳·泛表现主义——第三种创作方法
 248 林 真(香港)·作家的“族群”
- 作家对话录 228 叶君健—高行健·现代派·走向世界
- 本期封面设计 邵 新
 本期尾花设计 雨 荣

1-2

1987

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

本刊编辑部

我们的国家在“双轮马车”上疾驰。一个轮子叫改革。一个轮子叫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从这“双轮马车”上起飞，已经锻炼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时代的车轮迈进了一九八七年。我们的文学应当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双翅，朝向闪烁着璀璨霞光的新的地平线。本刊将竭诚地为文学翅膀更为自由地扇动贡献力量！

新年伊始，我们推出了这样一册一、二月合刊号。文学也要改革。这不仅意味着有一部分作家将保持着他们对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不仅关系着全民族命运，甚至也关系着全人类命运的伟大改革的关注与热情，将向人数最庞大的读者群提供从他们心中流出的切近现实、感时抚事的佳作，也意味着文学的多元化趋势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社会的进一步容纳，包括那些远离政治和经济，远离社会和大多数读者，可以大体上被称为追求唯美，或被称为“先锋文学”的“小圈子”里的精心或漫不经心的结撰。本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体现于兼容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但通过这个合刊号，我们也想再次坦率而鲜明地告诉大家：本刊最乐于为那些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自我的生存与发展交融在一起感受与思考、既勇于剖析社会与他人更敢于审视命运与自我、既尊崇于美妙新奇的文学形式又谆谆于增强对读者的魅力的那样一些严肃而成熟的力作，提供充分的版面。

文学走向多元化以后，仍然存在着一个清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四人帮”企图以钦定的“样板”来统治文学艺术，已被人们切齿诅咒、沦为笑柄，但每一个置身于文坛上的人，都应警惕自己血液中“帝王思想”的病毒，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他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鉴于此，本刊重申：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刊物，我们是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务的，是既为专业也为业余、既为名家也为新人服务的，是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是为多元化中的绝大多数元积极提供版面的，我们只是鉴于分工不同及篇幅有限，才暂不刊登通俗性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等少数品类。对于“小圈子”里

的代表性作品，如果他们自己愿提供给我们，以展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已达于何等斑斓的地步，我们自然愿意刊登，但本刊之不可能成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小圈子”的专用园地，兹毋庸赘言。

本期为实践上述宗旨，精心安排了各项节目。莫言的中篇小说和罗达成的报告文学都触及到当前全社会最关心也颇敏感的少年—青年过渡期的大苦闷问题，但莫言运用了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文学语言，偏于沉静的心理剖析，罗达成则从现实中提炼出精萃的材料，文字间跳荡着良知的焦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三十三年前曾在本刊上连续以《初雪》、《洼地上的“战役”》震动文坛的路翎，历尽劫难之后，又在本刊上推出了他的短篇新作；而三十年来前才诞生的杨争光、叶曙明和马建，本刊于这期隆重地把他们极富个性的力作推向了读者的视野。本期还有逼近经济改革前沿阵地，为在艰难跋涉中的改革者奔走呼号的报告文学《虎年通缉令》，刘湛秋明丽隽永的抒情诗，饶有情趣的一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动人情怀、引人思索的散文与杂文。

文学也要开放。“走向世界”之声日趋高涨。本刊一向是外部世界窥视中国文学发展状态的重要窗口。但我们深感必须克服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知盲目和急功近利的弊端。本刊是一本刊载以华文为创作母语的作品的文学刊物，因此它首先应当走向阅读华文的世界，也就是首先应当面对中国本土，尽可能满足尽量多层次的中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向非华文世界提供中国文学的代表作。直接制作供应非华文世界的华文作品我们认为是好笑的。当然，在中外文化包括文学的大撞击中，我们当能更惊奇地意识到同属人类的相通之处与更痛切地意识到我们与他们之间难以消除的差异。本刊正是基于此念从本期起加强了理论批评版面。叶君健和高行健两位谙熟西欧文化的作家的对话录；对张辛欣创作心态的泼辣分析；对西方文学编辑介入作家创作状态的研究；以及“文学圆桌”这一栏目的开辟，或许都有助于把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调整得更为稳健。

让我们已经飞腾起来的文学，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成熟的双翅吧！



《中学生浪漫曲》第一部

欢乐

莫言

离开苍老疲惫的家门，象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你，穿过了浮土嗅嗅的大街，贴着几家红色瓦房的墙根，晃过十几个散发着霉味的隔年柴草垛，爬上绿水大湾子凹凸凹凹的土崖，往南往前走了二百米，就进入了葱葱郁郁的秋天的原野。密集成群的庄稼陡然唤起了你心里的失群孤雁般的凄凉。你的心在有气无力的飞行中发出绝望的嘹唳。你知道一切都完了、晚了。强烈的绿色象扎眼的电焊火花刺激得你头脑灰白，口腔里充满苦涩清冷的青草味道。于是你的嘴里塞满了青草。你象骡马驴牛一样枯燥地咀嚼着青草，咯咯崩崩响着用力咀嚼的牙齿；下巴骨哆嗦连着颤抖，胃里发出乌鸦般的鸣叫。这时候你一转脸，就看到了被古历八月初下午和善的太阳照成桔黄色的大湾子水。湾水平静，象一面镀了浅金的铜镜。在弯曲的水草和黑色的小鱼羔子上面，倾斜躺着你的倒影。你不愿见他。你曾经多少次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大学生形象：面如傅粉，唇若涂脂，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洗得发了白的蓝制服褂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金星牌钢笔，一支三色圆珠笔。湾水中的形象无情地粉碎着你臆想出的偶像，好象去年那一天，哥哥在你的无肉的脸上用力扇了一巴掌。你看到了自己的腰带状的长脸，象两颗粗黑的豆荚般的短眉毛，嘴唇象发情的公山羊的唇一样上翻着，露出了一排东北乡人特有的漆黑牙齿，在上翻的唇上，稀稀疏疏生着几十根黄黑间杂的胡须。一只黑色的大头蜻蜓从你脸的影上游过，乱纷纷的如砸涟漪里，你想到

暴眼燕颌的生物教师说：神农架有一种长胡子的蛤蟆，俗称‘角怪’。你的心里顿时泛起一种又冷又腻的不良感觉，你感到不美好。曾经有一只三条腿的癞蛤蟆从你的手边滑过，你看着它艰难地、顽强地钻进青青的水蓼草丛里去时，眼里流出过不知是恐怖还是同情的泪水。这只蛤蟆歪着身子爬动时的形象烙印般打在你的脑子里。那时候你十四岁，现在二十四岁你还牢记着残废蛤蟆脸上孤独愤怒的表情和它洒在墨绿水蓼上的焦黄的尿水。发情的公山羊……长胡须的角怪……三条腿的癞蛤蟆……你厌恶地正过脸，往南往前笔直地走。东北乡广阔的田地象斑斓的棋盘延伸到你的目光尽头，你什么都清楚。去年暑假里，你在愤怒中无声地吼叫：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血痕的屠棍。那时候你感到你的心象吃奶的牛犊一样撞击着你的肺，你的小肠象蛇一样钻着你的胃。现在原野上是繁茂的、不同层次的绿，象不同层次的感情和不同层次的感情需要，象一个伪君子的十几副面孔。目光一接触了绿色，你的心又象穿马靴的脚一样猛踩你的胃，你感到身体象被热尿浇着的水蛭一样缩成一团，缩成一个“a”，一个蜗牛，伸着两只胆战心惊的触角。水蛭又名蚂蟥，水蛭科蚂蟥属腔肠动物喜食水虱子焙干研粉入药主治赤白痢疾……你感到被人赞美的绿色非常肮脏，绿色是溷浊的藏污纳垢的大本营，是县种猪站的精液储藏桶。那个留着披肩长发的姑娘戴着优质乳胶手套好象没戴手套的手握着贮满“巴克夏”精液的交配器，走到一头年轻的“约克夏”母猪腔后，插了进去，象孩童玩竹节水枪般用力一推——“约克夏”愉快地哼叫着，配种姑娘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燕颌虎须的生物教师激动不安地说：同学们……杂种优势……同学们，五八年时，我们的老校友采集了山羊的精液，注射进家兔的生殖器，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的老校友把水稻嫁接到芦苇上又是犯了什么错误呢？你的耳朵里有两个蜂巢被捅了，同学们的回答声都变成了马蜂的嗡嗡叫，强烈的金黄阳光照射在种猪场的一草一木上。在金黄的底色上，你看到那个身穿白大褂的配种姑娘紧抿着生机蓬勃的嫣红嘴唇，扭动着藏在沾满精液的白大褂里的丰满的臀部，手

持盛满生命的利器，向另一头黑色的“长白”猪走去。你永远难忘在那一瞬间，表现在配种姑娘脸上的咬牙切齿的愤怒表情，你嗅到了从藏在透明乳胶手套里的那些冰冷粘腻的泥鳅般的手指上，散发出来的热乎乎的腥气。后来在生物课的试卷上，你也嗅到了热乎乎的腥气，你的生物考了28分，一败涂地。现在你又嗅到了热乎乎的腥气，是从被秋阳曝晒了一天的湾水中泛上来的，是钻营在湾底的肮脏淤泥里的泥鳅们发出来的味道。你不愿至脑袋了，尽管那股温暖的腥气强烈地吸引着你，尽管你的身体象细软的蜡烛向着右边的灼热倾斜。你很怕；你知道是那股泥鳅味道毁了你去年的考试，你曾经产生过用开水泼杀天下所有泥鳅的念头，这不可能，你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病症状，不要痴心妄想！你终于抵挡不住来自右边的诱惑，意志薄弱！你的眼睛往前看，那些绿色一瞬间都成了粘稠的污泥，成千上万条浅黄色的泥鳅吱吱鸣叫着钻来钻去，钻出了无数玲珑剔透的洞穴。你向西歪了你的头。大湾子里明亮的水照着你灰白的眼睛，照着你脑袋里那些羞于示人的隐秘欲望。为了逃避湾水中的自我厌恶的形影，你麻木不仁地把近视眼投到湾子中央那几蓬已见黄萎的绿蒲草上。棕色的蒲棒象蜡烛般高挑着，在蒲草的阔叶中央。你模模糊糊地看到蒲棒上闪烁着细弱的咖啡色光芒，很暖，也很孤独。这时，在你的眼里，一切景物和颜色，都浸透了悲凉和忧愁。五只麻鸭和四只白鹅从湾子对面的蔬菜地里扑扑楞楞下水。在鹅和鸭的背后，追着一个山魈般的紫面老头，他手挥着牛皮绞成的长鞭抽打着一只受伤的鸭子。他打一鞭，那鸭子就翻一个筋斗。鸭子挣扎着站起来，脖子象弹簧一样抖动着，阔嘴里发出鸡鸣声。老头退两步，挥起鞭子——鞭子象飞蛇一样弯曲着，又猛然伸直——打在鸭脖子上。颤抖的鸭脖子迅速折断，象断在利刀下的一茎麦穗。一两片细小的鸭羽飞起来。你听到了焦脆的鞭声，你的心在鞭声中裂成了两半。隔着明亮的、泥鳅气熏鼻的湾水，紫面老头高叫：是你的鸭子吗？是你的我也不怕！你甭搭着眼罩往这看。它吃我的菜，我就打死它！谁吃我的菜我就打死谁！你惊慌失措地放下罩在眉毛上的手，立正站在湾崖上，看着那老人象匹老猿一样暴跳着，你麻木，象一根槽行

的木桩。老人提起那只死鸭——攥着折断的鸭脖子——前后悠荡几下，死命撇过来。鸭翅仄楞着，鸭腿直伸着，宛若轻快地滑翔。在湾子中央上空，鸭子象失事的飞机，一头扎在水里，溅起的绿色湾水似一朵墨菊，开放在你的眼前。你不服？老人说，不服到乡里去告吧！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叫王天鹏，外号‘天老爷’，你告去吧！你糊涂得头都痛了，见那自称“天老爷”的老头一只胳膊举起来，一条腿弹起来，象舞蹈演员打旋子一样，转了一圈后，便一头扎在地上，象一只吃白菜的鸭。湾子里鸭鹅在杂交，那只麻鸭屁眼朝天漂浮着。那老头趴在对岸菜地里抽搐着，你象个杀人凶手一样仓惶逃窜。湾子里温暖的气息顿时冰凉冰凉，你再也不敢回头。你对自己的计划怕起来，沉甸甸的瓶子坠着你的裤兜，打着你的肋骨，你向前跑，向着死亡前进，竟象逃避惊惧。你险些撞到一头黄牛弯曲的角上，黄牛很仁慈地歪了歪脑袋才没让你撞到它的角上。它牵扯着一辆很大很破的车，车上载着几十捆早熟的谷子，谷穗耷拉到车辕外，象黄鼠狼的尾巴。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从年龄上看象母子，从表情上看象夫妻。你又嗅到了泥鳅的气味，但这气味里掺杂着一股甲鱼的腥气，你感到一阵恶心，一阵绿色的恶心，在喉咙里升降着。瞎了眼了吗？车上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嘴猪屎牙骂你。你迷惘地看着他，他又说：永乐！他称呼你的乳名，你感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永乐！你念书念成痴呆了，考大学？那么容易，你爹的坟头没占着好风水，考白了头你也考不上！回家商量商量你娘，给你爹起背迁坟吧！车上的女人格格地笑了一声，笑得你寒毛根根直立，好象青天白日之下见了鬼魅。那年约五十的女人用一根手指戳戳车上的汉子的额头，亲昵地说：我的儿，说话怎么无轻无重！车上汉子嘿嘿两声，伸出长鞭杆子拨拉了你一下，喊道：闪开道呀！好狗不站当阳！你机械地移到路旁，让牛车和牛车上的谷穗从你胸前缓缓地擦过去。车上的男人已经把头靠在那个全老徐娘的怀里，女人用手拍打着他的脸。你忽然想起，适才看到，那个女人有一嘴比猪屎还要黑的牙齿，稀疏的头发溜光溜光，象狗舔过一样。牛车摇摇晃晃走远了，你在心里骂一句，建仓，我操你‘老婆娘’。

骂过了你立刻后悔，你觉得这种肮脏的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合。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婆娘’，三仙姑！——短小精干的罗老师把课本一摔，嘴巴立即跳到右腮上，鼻子下只剩下一只光滑的下巴：三仙姑才四十五岁么，很年轻么，为什么就不能穿绣花鞋，穿镶边裤？为什么就不能搽官粉，戴首饰？区长可以批评她干涉于小芹的婚姻自由，不应该批评她的服饰打扮。中国人老得快，四十五岁就老了吗？就不能恋爱结婚了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三仙姑是解放区最少封建思想的妇女！……你和同学们紧盯着罗老师腮帮子上匆忙开合着的嘴，你们不知道从那里流出来的是蜂王浆还是‘敌百虫’，是蜂王浆也罢是‘敌百虫’也罢反正都汤水不漏地喝到肚子里去了。你认为你和同学们都发出了淫邪的、恶作剧般的狂笑，笑声一阵连着一阵，震动得破碎的玻璃索索发抖，对面高一二班和高二一班的学生们从虚无缥缈的数学公式和浩如烟海的历史垃圾中挣扎出来，窗户上贴着一层苍白的脸。一个满脸雀斑的女教师用教鞭捅开窗户——教鞭前端套着一颗亮晶晶的螺丝帽，窗玻璃发出痛苦的砰啪声——愤怒地注视着嘴在腮上的罗老师，并用力咳嗽了一声。罗老师用党委书记般的坚定口吻说：应该给三仙姑平反！你们同意不同意？你用足了力气高喊：同意！你把憋了十年的浊气一股脑儿喷出来，在震荡房瓦的巨响里，你知道，在‘复习班’或曰‘回炉班’的八十名学生当中，你的嗓音仅属中等，你甚至连‘冬妮娅’的嗓门都不如，从她小母鸡一样狭小的胸腔里，竟能发出如此高精尖的声音，好象玉米田里生出一颗高粱，委实象个奇迹。历史学女教师涨紫了她的脸，无数雀斑好象灿烂的星斗灼灼逼人。今夜星光灿烂，你想起历史学女教师因嫌碗里少肉与食堂里的杨麻子师傅吵架时的情景。她骂杨麻子的脸是“鸡啄萝卜似极”，杨麻子说，你她妈的漂亮，天下第一美人，‘今夜星光灿烂’！历史学女教师捂着脸跑了，杨麻子敲着盆沿唱小曲儿。后来听说女教师托人从天津买来了一箱子祛斑霜，还到化学试验室弄了一瓶硫酸，准备在搽用祛斑霜无效的情况下，用硫酸把雀斑一个不漏地腐蚀掉。化学老师说：‘今夜星光灿烂’与烂皮萝卜似极孰美？据说历史学女教师怅然良久，弃硫酸而去。她气急败坏地拉上窗

户，声嘶力竭地训斥学生。老态龙钟的支部书记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六神无主地站在院子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盲人摸象般走到教室门口，声色俱厉，厉声内往，外强中干，鼻尖皮厚，腹中空地吼叫一声：不许高声喧哗！然后头重脚轻，根底浅地走着，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你想：不准高声喧哗，难道可以低声喧哗吗？你翻开词典时，下课铃声响了。现在你依然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磨平了花纹的牛车胶皮轱辘碾压雨天时车轱辘从辙印里挤出来的弯曲干泥片的细微声响，干硬的泥片破碎了，气足的胶皮轱辘轰轰响着，弹性的、拨动空弦般的声音，沉甸甸的谷穗子擦拨着粗壮的车辐，毛茸茸地发痒。摇摇晃晃的牛车，象一团黄色的暖云，象一个温暖的梦，象一碗粘稠的、半透明的发酵黄豆酱，渐渐离你而去，远你而去，在你与牛车之间一点点延长着的土路上，渐渐升腾起一股股五彩的迷雾，你恍然大悟般地听到一曲辽远的、苍凉的歌声，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到处是荆棘与鲜花，丛莽与沼泽，恐龙，琥珀，强烈的阳光晒得地球汗水淋漓，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弥漫着浓烈的松脂香气。一个美丽的苍蝇正在用后腿沾着唾液掸刷自己的纱翅，一只八条腿的蜘蛛正用一千万倍的耐心克制着一千倍的焦灼慢慢移向苍蝇……原始森林里煊热浓郁的松脂香气……你焦虑不安周身粘腻……在那一瞬间，一滴沉重的、滚烫的松树的眼泪把谋杀者和被谋杀者、把最危险的和最坦直的、把侮辱者和被侮辱者，固定在同等凄凉的位置。海水漫上来了，沧海桑田。一个赤脚孩子走在海滩上，感到脚掌被硬物磕了一下。他弯腰捡起来了一滴古老的眼泪，给他的爹看。他的爹用衣襟擦擦眼泪上的沙土，举起来，迎着太阳，古老的太阳。他爹说：孩子，这是琥珀，好好拿着，卖了钱给你娘抓药去。你学《琥珀》时跟那个赤脚孩子差不多大。不久又有一个面如团扇的大姑娘捡了一块金刚石，得了三千元奖金并被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你日夜梦想能捡到一块金刚石，锄豆时锄刃咔嚓一响你的心都哆嗦了，怀着极大的希望你低头弯腰，捡起来一块粉红色的鹅卵石。牛车载着金黄的谷穗和猪屎牙建仓与建仓的超猪屎牙“老婆娘”蹦蹦跳跳拐进村去，温暖的源泉消失，五彩烟霓和松脂香味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摆在

你面前是僵直的灰白上路，路东侧肮脏的绿野，路西侧腥臊的湾水，冰冷浸透了你的身心。湾子北头，两蓬紫穗槐下，有一扇网被拉起来。一个肥胖的白肉老头拉网。网出水时，网眼上都蒙着一层水的虹膜，虹膜噼噼破裂，绿水汇集到网的尖底，连环串珠般滴下去，滴下去。大大小小的鱼儿在网的尖兜兜里跳跃着。白肉老头一只手拉住网，另一只手持一绑在细长竹竿上的葫芦瓢，伸过去，弹一下网底，大鱼小鱼飞进瓢里，烂银般闪烁。你粗略地算了一下，一百一十个小时之前，你一言不发地蹲在那两墩紫穗槐之间，白肉老头右后侧，看着他百无聊赖地嚼鱼。今年怎么样？永乐皇帝。连考五榜，榜榜落空？别着急，慢慢考，《三字经》上说，梁灏八岁中状元，你有多大？不到三十吧？你冷漠地看着这个退休的公社原党委副书记白里透着青的脸，想到食堂里没蒸熟的死面馒头。范进中举，中了中了中了，扔掉杯中准备出卖的鸡，一路飞跑，蓬头跣足，跌入泥坑……今天是考察课。精瘦如豺的章老师弓腰驼背倒背着手，脖子歪着，右肩象驼峰般高耸着，在坟砖垒成的讲台上，边走边说，眼睛直盯着讲台上的砖头，好象搜索丢失在砖缝里的硬币。珍妃井里成千上万枚硬币，这个……女人。……齐文栋！你在水中镀银灰黯的辉光里，听到语文教师用鸚鵡般的声音，叫着你的名字。你下意识站起来，眼前转动着一分面值的、二分面值的、面值五分的硬币。《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谁？语文教师象慈禧太后一样追问着你。你悄然泪下，喃喃地说：珍妃……语文教师象寒冬腊月里的一只正在雪地里提腿缩颈的雄鸡，被劈头盖背地浇了一颗滚水，那时候雄鸡是什么样子的这时候语文教师就是样子。语文教师的驼峰象鸡头一样耸动着，脖子连着头颅，象一只受了重伤的翅膀。你的眼前硬币滚尽，白杨树的叶片把圆圆的硬币般的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户筛在你的斑驳的桌面上，同学们短促一笑，教室里一片黑暗的死寂，蝙蝠把房梁上的灰挂撞下来，落在了坐在你左前方的马白净——“马白净”——的白脖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颗黑痣，绿豆粒那么大，你一直认为那是一只虱子王。窗外的树叶哗啦啦一阵，光影欢娱地滑动着。高年级的同学们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步伐训练。农

民在田野里对牛发号施令。哞咧咧咧咧——向右转——鸣啦啦啦啦——向左转——。清脆的鞭声传到你的耳朵里，你体验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因过度压迫和恐惧而产生的罪孽深重的快感。老师说：坐下吧，你，齐文栋先生！你在临坐前赎罪般地跪：吴敬梓，……是吴敬梓……白肉的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站起来，浑身的肉一律下垂，多半瘫在细牛皮腰带上方，由三十二支纱青岛产圆领汗衫兜着，颤颤抖抖，如一包袱凉粉。他抓着一把粗的麻绳子，用力拉网，网兜浮上水面，空空洞洞，一无所获。网缘上挂着一茎翠绿的水草。他低声嘟囔着，把网沉下水去。紫穗槐枝头上，有一只孤单的蜜蜂搯动着粉红色的肚子爬行。他用腊肠般的手指夹出一支香烟，按了一下电子打火机，气嘴里喷出嗤嗤作响的明亮火苗。他说：这是俺干儿给我买的。俺干儿您认识吧？叫金星。你想起了少年得志的金星。他已经大学毕业，你还在中学里回炉。金星的干爹把一口冒着青烟的粘痰吐到绿色的湾水里，一条小鱼来吞吃。俺干儿分配到国务院当秘书！国务院！你听说了吗？他捧着国务院的大章子，象茶碗口那么大！现在我要打官司没有个打不赢！俺干儿的老丈人是军级干部，家里有一座小洋楼，光楼上的窗玻璃就有上千平方米。在白肉书记的干儿颂中，你感到一种无名的恼怒和羞惭。村里都流传着，金星的娘是白肉书记的饼头。白肉书记又拉了一网，空网，只有清水下滴，连个鱼毛也没有，那茎水草挂在原处，绿得扎眼。白肉书记脸上有了愤怒，他骂道：娘的，泥菩萨放屁——神气！鱼都到哪儿去了？你从他用力斜过来的眼睛上，知道该走了。你觉得这个当年鱼肉乡里的新恶霸落到了亲自动手拉鱼的地步已是农民的洪福，尽管他天天拉鱼卖钱国家还要开给他近百元的工资。你痛感世道不公，过去你就这样想，所以你要上大学。想到大学，你凉透了。这时候村里支书来了。村支书已经被酒精烧红了眼睛，舌头也不太灵便了，老白猪！甭了多少？村支书喊。屁毛没甭着！白肉书记说。乡里来搞计划生育，还等你的鱼下锅呢！于大嘴来了吗？老子的鱼喂猫也不给他吃，这个大闺女养的王八蛋！老白猪，别骨头不硬嘴硬啦，你不是当公社书记的时候了，褪毛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狗欺！老

子当公社书记时，他姓于的天天给我端茶倒水，你这个小杂种还吃鸡屎呢！我七四年就入党了！村支书说。谁不知道你娘脱裤子给你换了张党票！白肉书记说，老子入党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白肉书记拉起罾网，网里有一只黑蛤蟆，瞪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看人。白肉书记把网绳一松，罾网倾斜着落在水里。嗨气！噢！嗨气！噢！白肉书记吐着唾沫说。在那两丛紫穗槐间，罾网里的鱼闪烁着烂银般的活泼光芒。今天白肉书记一定是网网不空了，也许那天他的嗨气真是你带给他的，他一头栽到湾里灌死才好！但立刻你的愤怒就平息，建仓和他的“老婆娘”用鞭杆和谷穗子撩起你的一连串杂色的回忆戛然止住，你转过身，往南往前，疾走三步后，又开始了梦游。

现在暮色已经很沉重了，天地间氤氲着伸手即可触摸的淡紫色的薄雾，从疏朗的黄麻空隙里，你看到奄奄一息的太阳扁扁地坍塌在一抹峰峦般的绿云中。你因为坐在这个孤零零的、乳峰般的姑娘坟上，才能看到破碎的太阳。黄昏时的秋虫忧伤地鸣叫着，唧唧唧，吱吱吱，唧唧唧，等等。你挖空枯肠也找不到能准确地摹仿秋虫们歌喉的象声词了。你的脑子在发晕，轻微的眩晕，有一丝丝幸福感。包围着坟头也包围着你的黄麻秀丽挺拔，鹅黄色的清洁茎秆上，逐级升高地对生着鹅掌状的生动绿叶，乳白色的五瓣薄花，均匀地缀在每一株黄麻的叶丫间，每株生花四五朵，花芯紫红，风吹黄麻翻动时，无数花朵翩然，宛如群蝶飞舞。你的四周都飞舞着温柔寒冷如雪花般的粉蝶，粉蝶围绕着你飞舞也是围绕着黄草蓝花的坟墓飞舞。你清楚地记起了已经埋葬在坟墓里的她的模样：两只蓝色的又大又凄凉的眼睛，正头顶上有一小撮雪白的头发，也许有三五十根吧，其余的头发黑得流油，村里的男青年给她起了个外号：花顶小母牛。现在你想起她来，确实感到她象一头小母牛一样温暖善良，她的蓝色的眼睛里，永远放射着一种可怜巴巴的光芒。前年暑假里，一个沉网的傍晚，你从棉花地里归来，你是去剪除棉花疯枝的，手里提着一把生锈的、弹簧失去弹性的“五莲山”牌果树修剪刀。在湾边上，你碰到了她。她从湾子里提上一桶水，灌在喷雾器里。她在给棉花喷药。你记得她很悲

惨地对你一笑，问你，大学生，干什么去了？你通红着脸，说：你别讽刺我，我没考上，我过了暑假再去回一年炉，我一定要考上。她说：我不知道，我只当是你今年就考上了。她低头弯腰，一起一伏地往喷雾器里打气。气筒子噗哧噗哧响着。第二天早晨，你听到嫂子大惊失色地说：翠喝错了药啦！你当时正站在焦了梢的梧桐树下，手提着英语课本，闭着眼睛，叽哩咕噜地背单词——佛哩吐噜放葡萄屁——这是嫂子隔墙辱骂你时的话。你很想做一个动作：一松手，半真半假地让英语课本贴着大腿，滑过小腿，落到地上。但你没有这样做，因为你除了心脏停止劳动半分钟外，并没有其它痛苦，你的神志很清楚，你看到肥胖得如同母猩猩一样的嫂子半是惊愕、半是兴奋、半是幸灾乐祸的表情青一块绿一块地涂抹在脸上。她的脸象一碟子臭气喷鼻的腌辣菜。你讨厌她肥胖得象丰满的臀部一样的脸上那两只紧靠在鼻梁两侧的混浊的眼睛，眼角上沾着豆青色的眼屎，薄如刀刃的嘴唇护不住满嘴细小的、破碎的牙齿。枉可惜的！一个黄花大闺女！嫂子看着你说。她用混浊的眼睛盯着你，极想同你对话。你知道她并不是忘掉了对你的刻骨仇恨，她仅仅是想找人对话，想倾吐肚子里的污秽不堪的同情和生了蛆虫的怜悯。娘从屋里跌出来，灰发飘拂，面如锅底，满嘴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长牙，随着说话时的气流灵活地运动。谁？谁喝了药了？娘耳聋，说话好起高声，她希望别人对她高声说话首先就对别人高声说话。等价交换。礼尚往来。小翠。嫂子说。谁？娘往前靠了一步，用力仰起脸，象葵花向日般望着嫂子。娘手里举着一根乌黑的烧火棍，烧火棍白烟袅袅，象一根熄了了的或正要燃烧的火炬。嫂子表现了空前的好脾气，第一次没骂娘是‘老聋×’，她提高了嗓门，说：小翠！鱼生财家的闺女，喝药死啦！真胡涂啊，这闺女，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娘“噢”了一声，挥舞着烧火棍，陀螺般转动着。这个好孩子！娘高声喊叫着，这个好胡涂的孩子！前日过晌，还帮我挑了一担水。我摘了一根黄瓜让她吃，她说不吃，笑笑，就走了。嫂子横眉立眼，怒吼一声：啊！黄瓜！你从哪里摘的黄瓜？母亲停止旋转，身体蜷缩着，双手举着，好象准备投降，又好象准备反抗。嫂子飞跑到她家院子

里——那里种着三架黄瓜——又飞跑着回来，骂声高亢嘹亮，词汇丰富多彩。老白毛！老贼……架上就那么一根黄瓜！我道是怎么天天开黄花，不见结黄瓜，原来出了家贼！你吃了我的黄瓜，满肚子生疮，癌死你这个老杂种！母亲求饶道：娜妮她娘，别骂了，让邻墙隔家笑话。嫂子说，啊呀呀呀！多新鲜！你还怕笑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偷了黄瓜别怕笑话！母亲说：我没吃，我摘给小翠吃，人家帮我挑水，我心里不过意，就摘了你一根黄瓜，我年纪大了，挑不动，你和娜妮她爹又不给我挑。嫂子说：出钱出粮，养着你们这些老祖宗小祖宗还不够？考了三年啦，钱一把地花，嫂子仇视地盯你一眼，连个大学毛也没沾上！俺娘家兄弟媳妇她兄弟，一年就考中了陶瓷学校，专门学着做茶壶茶碗花大盘。指望兔子生骆驼？一岁长不成驴，到老是个驴驹子！英语课本擦着你的大腿，蹭着你的小腿，轻快地落在地上。梧桐树被盼树成材的母亲用尿浇得半死不活，一片死叶绝望地落下来。你的身体动摇，迫切需要依靠，这样，不是你想而是你的身体想，你就把背撞在梧桐树干上。树干上皴裂的死皮挤进你的肉里，你的所有的意识在一瞬间象几束灰蒙蒙的光线粘在树皮与你皮肉的交接处，那里发出淫秽不堪的猥亵之声。你咬紧牙关，晃动着头颅，象落水狗甩动头颅想把沾在头上的泥水甩掉一样你晃着脑袋，想把双耳里的肮脏的声音甩出来。你也确实把它们甩出来了，它们象鼻涕一样，呱呱唧唧黏到生满青苔的黄土墙上，粘粘稠稠地落在白露寒露湿漉漉的黑土地上。苍蝇尚未飞来你就听到了它们嗡嗡的叫声。又是几片金黄的死叶婷婷袅袅地落下来。金黄死叶下落；灰白意识上升。几抹浓艳的朝霞射在梧桐树干枯的树梢上，枯枝涂金抹银，宛若天国之物。你的鼻子又痒又酸，你想哭。又一片更加金黄的死叶羽毛般飘下来，好象安慰与温存。你期待着它落在你贫穷落后的额头上。上天显灵。它端正正地覆盖了你的额头并遮住了你的两只史前动物的眼睛。你的眼前一片黑暗。你感觉到体内血声喧哗，黑暗下落，欢乐上升。你听到又是一片死叶滴零零地落下来……老贼！嫂子的骂声。小翠、鱼翠翠。鲜艳华丽的翠鸟的羽毛般的朝阳把一切都染遍了。母亲拖着烧火棍，点头哈腰地钻进洞

穴般的黑屋子里去。嫂子还在骂骂，你呜呜地哭着，羞答答地转了个身，把你的荒凉贫瘠的额头抵在梧桐树粗糙的树皮上。母亲又从洞穴里钻出来，左手持着半根煮黄瓜，右手依然拖着烧火棍。还剩下半根，娜妮她娘，还给你吧。母亲说。嫂子一把夺过黄瓜，眼泪汪汪地说：还浑身带刺，正长着呢，让你给摘了。母亲说：那半根我没吃，叫娜妮吃了，我没牙，想吃也咬不动。嫂子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用穿着一双断带的白塑料凉鞋的脚使劲踩了几下那口唾沫，紧攥着那半截黄瓜，骂不绝口地走了。永乐，娘走到你身后，战战兢兢地用烧火棍戳戳你的背，别难受了，立志吧，今年考不上，过了年再去考，只要工夫深，棒槌磨成针。你哥你嫂子也就是骂我几句，骂去吧，我聋，听不见，她不嫌累就骂，反正她不敢打我。别恨你哥，他怕老婆。说老婆难，女人贵重，谁不怕也不行，怕婆子骑骡子。小翠真糊涂，怎么就想不开呢？有人有世界，没有过不去的河，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你腿快，拿两毛钱，买一刀纸，送到她家去吧，不枉了好一场……后来，你果真涉过欲断不断的河流，爬过生满蓑藜的河堤。到供销社里买了一刀纸。这种纸妇女生孩子使用，高级人员擦屁股使用，给死人烧纸钱也使用。纸有两色，红的，白的。你本想买一刀白的，售货员非要卖给你红的。你只好买红的。你在买纸送纸的过程中一直在费劲地揣摩着母亲那句漫不经心的话：拿两毛钱，买一刀纸，送到她家去吧，不枉了好一场。你想，难道我跟她好过一场吗？跟她，鱼翠翠，顶脑门上有一撮白发的鱼翠翠，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姑娘，好过吗？难道那就算好过一场吗？你踏进她的家门时竟有惶恐之感，好象为了赎罪才来为死者送纸钱。鱼翠翠的娘早死了。她的爹端坐在院子一角的碎砖烂瓦上，面无人活人表情。他敞着怀，袒着煤炭色的胸膛和肚腹。肚脐之上有一道鲜红颜色蜈蚣形状的疤痕。她的两个枯木朽株般的哥哥，一个蹲着巴嗒巴嗒抽烟，一个站着巴嗒巴嗒抽烟。你走进院子，为了免除尴尬，夸张地把那刀红纸举到肚腹前，叫一声爷爷，叫两声叔叔，你说：俺娘让我给翠姑送刀灵钱。小翠的爹双泪齐流，这么个干柴棍般的老头，竟有如此大量的、清泉般的泪水，不由你

不惊讶。翠呀！翠呀，你可把俺杀利索啦！老头子哭得神魂颠倒，眼泪鼻涕，成行成串地滴到肚子上的刀疤上。蹲着的哥哥把烟袋锅子往地上叩叩，骂道：这个混蛋！这个混蛋！站着的哥哥蹲下去，双手抱着花白的脑袋，一句话也不说。你把那卷草纸放在窗台上，从豁得稀烂的窗棂间，看到了小翠胀鼓鼓的身体。她的脸青紫，象个经霜的茄子，头顶上那撮白发，散射着银子般的光泽。你突然也感到万念俱灰，生和死原来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奋斗，成功，不奋斗，也不成功，都是同样结局，到头来都是一具直挺挺的僵尸，哪怕你机关算尽太聪明，哪怕你蠢笨如牛遭侮辱，死亡会使每一个人心平气和。但你还是感到冰冷的恐怖，虎死如羊，人死如虎。你逃离了她家破败的院落，跑上了大街，街上一群一丝不挂的男孩子正在打土仗。他们采来荷叶和蓖麻叶，包成一个个绿色的炸药包，然后分成两拨伏到布满鸡屎鸭粪的路沟里，疯狂地抛射。街上尘土飞扬，孩子们身上都落了铜钱厚的尘土，象金色的泥鳅。他们的眼珠象炭火一样明亮，有一个荷叶包在一个小男孩的头上爆炸了，沙土流到他的头上，他晃晃脑袋，全然不顾，奋勇还击着。你绕道走，躲过了战火炽烈的街道。适才那个虽受重伤但继续战斗的男孩尖嘴缩腮，无法判断年龄，生命力顽强。寒冬腊月他也是光着屁股，冬天嗜食冰凌，皮肤上挂着一层鳞片，与砖石摩擦时绰有声。你知道这个男孩擅长攀登，除了上不了月亮他哪儿也能上去。这孩子是儿童领袖，人人惧怕三分。你亲眼见到过男孩脾气暴躁的爹在男孩面前败得落花流水。孩子的爹打孩子一下，孩子就从地上抓一把沙土按到嘴里，他一连吞食了十几把沙土，呛得白眼青眼翻腾不迭。孩子的爹说：祖宗，你随便吧，爹再也不管你啦！在那个漫长的暑假里，你处在犹豫彷徨的痛苦之中，你在灰暗阴冷的鱼翠翠和明亮灼热的吞沙土男孩之间走着一弯弯曲曲的、布满陷阱的道路。那个暑假多雨而闷热，雨水泡胀了泥土，从云缝里钻出来的太阳又象拚本儿似的拼命倾洒热量，土地象酱缸一样发了酵，阴郁的蛤蟆和爽朗的青蛙昼夜欢唱。你睡在灼热的火炕上，也感觉到生活在水泽中，逼人的湿气使你的骨头都生了锈。棉花、黄麻、高粱都长疯了，植物在闷热多雨的

反常气候里，患了一种癫狂症，症状是生长生长不顾一切的生长。棉花窜了一人高还在上窜，疯枝子鲜嫩如芹菜，象一丛丛白腊条，任何一个花蕾也休想长成一颗蜜桃。黄麻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开花，开花表示着优良的杂种优势退化殆尽；那一年之前，人们还一直认为黄麻是从来不开花的。遍野美丽的黄麻花盛开，象一个巨大的不祥之兆。不祥之兆象沉重的石头压迫着这群懦弱、愚昧的农民。还有高粱，你忘不了高粱茎上生满了暗红色的须根，此根嫩极，据说可炒食，但无人尝试。那时你对绿色还是充满好感的，后来你才发现绿色是那样肮脏、无耻，你对它的反感不但有心理原因还有生理原因，而且，你也知道，谁也无法改变你对绿色的深恶痛绝了。在那个窗外雨声阑珊、阴冷潮湿的中午，母亲四肢蜷缩着，堆在墙旮旯里的麦秸草里，象老母鸡一样打着盹，从她的嘴里，嗬嗬地喷出节奏分明的冷气，成群结队的跳蚤在她身上跳着，跳蚤又肥又大，象一粒粒炒熟了的芝麻。墙壁上粘着密集的苍蝇，遮得象挂了黑釉般的老墙壁斑驳陆离。你打了一个哈欠，脑子里电石火花般一亮：要干点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声音在催促你。你的目光最终滞留在鼓鼓胀胀的书包上。就在那个中午连着下午，你写出了一生中最富文采的文章，但你不知道自己干了点什么。很多年之后，终于有人发现了你的日记，就象那个孩子在沙滩上发现那颗珍贵的琥珀一样。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二日 雨星期？我烦闷。我压抑。我痛苦。我仇恨。我嫉妒。我浑身发痒，胳膊上肚皮上布满了跳蚤咬出来的红色小疙瘩。你夸夸夸地搔着胳膊和肚皮、大腿和屁股，一只跳蚤在你手背上疾速地爬动着，当你刚要伸舌去舔住它时，它却蹭足一蹦，落到你的珍藏了多年的笔记本的洁白光滑的纸面上。你伸出沾了湿唾沫的手指，它又蹦了。你的思维比跳蚤的动作要慢一秒。跳蚤在黑暗中象子弹般射来射去，象鬼火般闪烁的是老鼠的眼睛，它们把家里除了瓷器和铁器外的家什全都咬过了。一个老鼠从母亲肚腹上爬过去，母亲浑然不觉，老鼠无动于衷。我恍然觉得母亲变成了一具木乃伊，没有生命，没有感觉，没有一点点水份。窗外雨脚如麻，东倒西歪，田野里蛙声如潮，此起彼伏。在蛙声和雨声混合成的浪潮中，

我昏昏欲睡，冰凉的潮气搀杂着青蛙肚皮下的腥味和泥水的腥味涌进屋子，我的头脑灼热身体却在颤抖，跳蚤的身体灼热头脑冷静，它们的身体在冷热不均匀的气团中膨胀变大，芝麻、黄豆、枣核，膨胀到枣核大时便定形，跳跃，而且嗬叫，叫声很尖厉，酷似阳春三月儿童们口中的柳笛和芦哨。我感到临界癫狂，因为跳蚤太冷静。它们叫着，跳着。它们跳跃母亲的身体时象跳跃舒缓的山脉。老鼠有一瞬间是僵持在母亲的肚腹上不动的，它轻松地抽动着尾巴梢子，把一串串的跳蚤抛出去，从它尾巴上摔出去的跳蚤总是恋恋不舍地爬回老鼠的尾巴上去，好象遵照着人类的格言行动：在哪里摔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老鼠象丘陵上的一片黑色的森林，跳蚤象森林中的成千上万只飞鸟。跳蚤象弹丸般射来射去，射到老鼠上，射到老鼠下，射到老鼠前，射到老鼠后，射到老鼠左，射到老鼠右。跳蚤在母亲的紫色的肚皮上爬，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爬！在母亲的泄了气的破气球一样的乳房上爬，爬！在母亲的弓一样的肋条上爬，爬！在母亲的瘦脖子上爬，爬！在母亲的尖下巴上、破烂不堪的嘴上爬，爬！母亲嘴里吹出来的绿色气流使爬行的跳蚤站立不稳，脚步趔趄，步伐踉跄；使飞行中的跳蚤仄着翅膀，翻着筋斗，有的偏离飞行方向，有的象飞机跌入气涡，进入螺旋。跳蚤在母亲的金红色的阴毛中爬，爬！——不是我亵渎母亲的神圣，是你们这些跳蚤要爬，爬！跳蚤不但在母亲的阴毛中爬，跳蚤还在母亲的生殖器官上爬，我毫不怀疑有几只跳蚤钻进了母亲的阴道，母亲的阴道是我用头颅走过的最早的、最坦荡最曲折、最痛苦也最欢乐的漫长又短暂的道路。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是你们，你们这些跳蚤亵渎了母亲也侮辱了我！我痛恨人类般跳蚤！写到这里，你浑身哆嗦象寒风中的枯叶，你的心胡乱跳动，笔尖在纸上胡乱划动，纸上留下了奇形怪状的线条，极象你的心灵运动的轨迹。战抖过后，你感到全身疲惫，腹中十分饥饿，嘴里洋溢着一股金子般的滋味。你又拿起了笔。我听到了涨水的墨水河发出狮子吼叫般的声音，我闻到了水蛇和燕子的腥气，并为田野里的野兔子、田鼠、刺猬、獾、狐狸担忧。写到这里时，你被一声沉闷的响

声惊起，握着笔，你思索片刻，心绪平静如初，便又伏下身去，你立刻想到的是，众人把盛殓着鱼翠翠的水泥棺材吊下墓穴时，穴壁坍塌的沉闷声响。鱼翠翠出殡那天，我也被拉去抬棺材，我猛然想到自己已经是二十二岁的男青年了。鱼翠翠的棺材是用水泥制成的，据说是用了一个“行将入水泥”的老人的，这个老人是她的爹。依着鱼老大和鱼老二的意见，这个给家庭带来重大损失的丧门星根本不配用棺材，从炕上捆领破席，卷出去埋掉就是了，一定是老头子坚持不许，鱼翠翠才进了水泥棺。我被鱼老二牵到他家院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了出类拔萃的尸臭。怪不得把我拉来抬棺，原来是人们怕着了邪气不敢来。我深切地感觉到我有为她抬棺的必要。母亲不是说：不枉好过一场吗？也许我真的跟她好过一场，那也就算是好了吧！那年我十四岁，小学刚毕业。也是暑假，你立刻回到了大少年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干瘦漆黑的孩子。鱼翠翠那年二十一岁，她穿着一件一毛三分钱一尺的薄布制成的又瘦又短的半袖褂子。布的质量很差，半透明，有一些红色的格子印在上边。队长分配我给她当助手，给全村的人服“脾寒药”，是预防瘧疾的药。我提着茶壶茶碗，她拿着药瓶子，两个药瓶子，一个瓶里装着红色小药丸；另一个瓶里装着白色小药片。我那时认为她身高马大，后来她渐渐萎缩了。村里人对这种“脾寒药”畏之如虎，拒绝服用。队长对我们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吃，不许你们把药扔掉。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最繁忙的时候是生产队长在铁钟下派活时和晚上记工时，最顺从服药的是四类分子。有一天上午，我们去给一个老太婆服药。老太婆正在用她残缺不全的牙齿咀嚼玉米面饼子。她坐在树荫下的一个草墩子上，地上铺着一张黑狗皮，狗皮上躺着一个黄色的小男孩，狗皮前放着一个蓝碟子，碟子里放着一撮红糖。大娘，你服脾寒药吧。鱼翠翠说。老太婆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摆手，呜噜呜噜地说：翠呀，你大娘没病没灾的，服什么脾寒药，俺一辈子还不知道发脾寒是什么滋味。小翠说：没发过脾寒才要服脾寒药，发过了就不要服啦。老太婆忙说：我发过，发过，一年发一场。看来她是死活不会服啦。我望望鱼翠翠。鱼翠翠望望顽固不化的老太婆。老太婆巴啞着嘴唇说：小翠

呀，你什么时候出落成一个大闺女啦，才几天啊，你还挂着两条鼻涕，唏溜唏溜的，象扒面条一样。小褂子也俊，看看你那怀，胀鼓鼓的，该出嫁了。鱼翠翠羞答答地站起来，说：大娘，你对人可要说你吃过脾寒药啦。老太婆说：放心，放心。鱼翠翠说：永乐，咱们走吧。老太婆在骂鸡：臊×，浪到哪里去啦，也不来家下蛋。我跟着鱼翠翠拐进了另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人称绝户胡同，几家五保户死掉后，无人敢来盖屋。旧屋的废墟上，种植着一片苘。苠叶大如莲叶，遮住了阳光。鱼翠翠说：进去歇歇吧。我跟着她钻进苠地，见中间有一小片苠被糟蹋了，地上铺着一层柔软的苠叶。鱼翠翠坐下了，我提着茶壶直棒棒地站着。她说：放下茶壶，坐下吧。苠头上开放着小朵的黄花，苠地外槐树上的蝉吱吱地叫着，天气闷热。鱼翠翠问我：你不热吗？我摇摇头。她说：坐下吧。我坐在她对面。她问：我真的挺俊吗？我抬起头来，看着她红色的脸庞上湛蓝的眼睛，一阵寒颤滚遍全身，我的牙齿频繁撞击着：俊……你俊……她问：你怎么了？你也发脾寒了？我忽然有了勇气，说：奶子……你的奶子……她的脸胀得要出血，抬起臂护住胸。但是，我适才已从她的小褂子上那两颗按扣之间折开的缝里，看到了半只白色的乳房。她说：我还把你当成啥都不懂的小孩子呢，不敢跟你在一个被窝里困觉了。我羞愧地低下头，但那奶子，白色的，膨胀的，就象罪恶一样吸引着我。我非常想抚摸它一下，非常想。我说：翠姑，翠姑，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吧……她说：谁家好看姑的？……那，让你看看吧……别跟人家说，谁都不能说啊……她撕开褂子，把那两个白馒头给我看。我看了一眼，心里就生出罪感，一团无法解脱的犯过罪的阴云，从此笼罩了我。我跑出苠地。从此之后，一看到她的影子，我便感到恶心，象怀里揣着个蛤蟆一样不舒服……晚霞漫上来了，黄麻花象挂在黄麻茎叶间休憩的彩色蝴蝶，天地宁静，庄严神圣。你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苠地里的奇遇，罪感消失了，你感到一丝丝擦之不去的蛛网般的遗憾，一点点甜甜蜜蜜的温暖忧愁。两年前你躲在家里写日记时的心情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候一想到鱼翠翠的胸就想到她的自杀，你感到痛惜，内疚，仿佛你参与

了杀害鱼翠翠的帮伙。现在，那两坨你只瞟了一眼的肉的形像温暖地浮过来又温暖地浮过去，你试图抓住它，就象抓住人世最后两点希望的把柄一样。但你抓不住它们，它们滑溜溜的，象涂了一层油的玻璃球体。你坐在它们的主人的坟头上，就象坐在她身上，是什么力量把你吸引到这里来的呢？你恍惚记得，下午，你是漫无目标地逃到野外来的，你只是想宁静一点，也怕被污秽的呕吐物玷污了母亲的房屋，可是，当你一坐下来时，在那片刻的清醒状态下，你发现自己站在两年前喝农药自杀的鱼翠翠坟墓前。她是喝了“一〇五九”身亡的，你裤兜里也装着一小瓶剧毒的“一〇五九”。于是你明白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十年前她向我显示她那两件宝贝时，就决定了今天，我就加入了她的同盟，你想。你想了很久，比较了很久，承认鱼翠翠是唯一的、真正给过你一点温暖的人。你想应该立份遗嘱，让活着的人们把自己的尸首埋在鱼翠翠的墓穴里。鱼翠翠会答应吗？她如果另有所爱呢？她一定另有所爱。那苘地里的场所就是她与情人相会的安乐窝。她为你袒露胸怀在你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历经十年还记忆犹新，可是她呢？她也许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你叹了一口气，想站起来，但立不起来，遮避鱼翠翠坟墓的葛罗藁子用最快速度缠住了你的双腿，最后一抹惨淡的血样霞光消散在黄麻地里，黄麻花变成了血蝴蝶。你从裤兜里掏出那一小瓶农药，“一〇五九”。沉甸甸地坠手。拧开药瓶盖时，你的心很平静，你的手也准确有力，连半个哆嗦也没打。一股浓烈的腐烂水果的香味从瓶里溢出来，你的眼泪顿时盈满了眶。凭着最后的霞光，你看到这股浅黄色的水果香味从瓶口里袅袅上升着，在你的头上二尺高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华盖。从欧洲进口来的肥大的黑蚊星星般跌落下来。你的手哆嗦起来了，握住药瓶的手指火烫般痛苦。你举起瓶子，你的胳膊酸麻，象举一块千斤重石。你感到剧烈的头晕和恶心，嘴唇刚刚靠近瓶口时，你的脑袋象被利刃划开，灌进了清凉的风。大青山上卧白云，苦莫苦过人想人。你透过浓重的毒气，嗅到了“冬妮娅”额头上经常涂抹的“万金油”的清凉味道……“冬妮娅”是唯一的读过你前年暑假里写下的漫长日记的人。日记前半部分追忆了

与鱼翠翠在苘地里的准幽会过程，日记的后半部分更象一篇中学生惯做的记叙文。文章记叙了你参加殡葬鱼翠翠的过程和围绕着鱼翠翠尸首发生的一些争执。

为了抵御鱼翠翠尸体的恶臭，我们都把喷过烧酒的毛巾捂到嘴巴和鼻子上，又酸又辣的酒气刺激得我鼻腔发痒，眼睛流泪。我看到前来拍棺材的人都眼泪汪汪。我知道我流眼泪并不是因为难过。棺材已经停放在泥泞的院子里，棺材底下垫着两根生着绿芽的圆木，是为了串绳索方便吧。鱼翠翠的爹哈着腰在院子里走，脸上肉都死了，没有表情。鱼家二兄弟没用毛巾捂嘴，也没有流眼泪。看看人到齐了，鱼老大站在院当中，哑着嗓子说：“诸位兄弟爷们，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个丧门星，帮着抬出去埋了吧，鱼老大鱼老二记你们一辈子！”鱼老大流出了两行泪。这也决不是为鱼翠翠之死流的泪。众人说，快点招呼起来吧，广播里说午后还有雷阵雨。扁担绳子都在墙角上堆着，七手八脚拿了来，左一道右一道地把棺材捆起来。串好杠子，王三爷说：“都照量照量，站站位。”一共八个人，四根杠子。大个吴元义说：“大学生，站前头吧，我让你一尺杠子。”大家都站好了，王三爷说：“起！”我用力直腰，站起来了。王三爷说：“走！”我摇摇晃晃，立足不稳。王三爷上来，援了我一只胳膊，我才站稳了。小翠好重啊，你压得我的骨头格格巴巴响。走到街上，泥水淹没脚面，我一只鞋子被剥掉了，也不敢吱声，咬着牙关挺着走。远远的有一些女人，站在塘边、门口，沾不着泥水的地方，看着这冷冷清清的殡葬队伍。走到半道上，大家都一齐喘息着。道路更加泥泞，狭窄，稍有不慎，就会滑到湾里去。湾边上生着葱葱绿草，水面上浮着一团团牛粪状的漂浮物。王三爷说：“歇歇吧。”我迫不及待她想扔杠子，王三爷说：“慢着点放，垫上木头。”鱼家兄弟每人抱着一节木头，放在前头一块，放在后头一块。放下棺材，大家都伸着脖子努力喘息。阳光射破重云，照得半湾通亮。黑云边上镶着银边。太阳一忽儿就没了，天上打起血红的闪来，雷声在很远的地方响着。我怕极了，想想又不知道怕什么。王三爷说：“走吧，多歇无多力！”大家站稳了脚跟，半蹲下身，憋足了气，等着王三爷的号子。王三爷一声号，就听到叭喳

一声响。细看那棺材，从中间断开了一条纹。鱼翠翠的臭气从那缝里凶猛地钻出来。大家面面相觑一阵，最后把目光集到王三爷脸上。王三爷用袖子捂着嘴，低头察看棺材，抬起脸来说：“不能抬了，这棺材没用好钢筋，净用了些烂铁条。不能抬了，再抬就断成两半截啦。”鱼老大慌成一团，哀求着：“三叔，三叔，您老人家想个法子，天生不能把她搁在这儿。”王三爷说：“你们再去弄口棺材？”鱼老大说：“三叔，到哪里去弄棺材？一口水泥石棺材也要好几百元！”鱼老二打断他的话，说：“唠叨什么！搬到湾里去算啦！”王三爷立刻拉长了脸，不看鱼老二却看着鱼老大，气哄哄地问：“老大，真要搬到湾里去？”鱼老大怒骂几声鱼老二，转过来陪着硬挤出来的笑脸说：“三叔，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她也不配用两口棺材，搬到湾里臭一湾水。将就着这个破材，好歹胡弄到坟里。”王三爷哼了一声，说：“我寻思着真要搬到湾里去哩。”说完这句，狠狠地瞪了鱼老二一眼，接着说，“家去找两根木头来，长一点的，直溜一点的，托着材底，用绳子揽着，兴许能胡弄到。”鱼老大和鱼老二飞跑着去了。大家为躲臭气，全都扔了杠子，跑到上风头里，有一句没一句的磨牙斗嘴。众人的话下流不堪，不记。鱼家兄弟抱着两根木头，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收拾停当，又打棺起行。道路艰难，我的另一只鞋也掉了，赤脚踩泥，反而增添了保险系数。挖墓穴的人急了，跑到路上来接应我们，于有庆钻到杠子下，把我换了下来。我万分感激地望着他宽阔的背脊，揉搓着肩头，跟在棺材后头走。墓穴挖在一块黄豆地中央，是鱼翠翠家的责任地。鱼老大战兢兢地哀求着：“兄弟爷们，小心着点豆子。”抬棺的人正在泥里水里拼命挣扎，哪里还顾得上他的豆子。连绵不停的滂雨把土地都泡涨了，肩沉重，泥水陷到膝盖，棺材底子贴着地面，一点点往前拖。上一片喘息声，下一片喷嚏声。挖好的墓穴里，早渗满了半穴水。大家放下棺材，远远地绕着墓穴站着，好像怕陷进墓穴里似的。王三爷看看鱼老大，鱼老大看看王三爷，彼此无言，片刻。鱼老大长叹一声，说：“三叔，这也是命里注定，没法子的事。”王三爷也叹口气，说：“只得这么着了！大家伙儿靠前吧！”撤了杠子，大家赤手攥着绳索，把棺举

起来，小心翼翼地往墓穴边挪动，松软的泥土渐渐往里合着，墓穴渐渐缩小，浑黄的水几乎满了穴。鱼翠翠的棺材是掉进墓穴里去的，水花缓慢地溅起来，又缓慢地落下去。四散开的众人又合拢上来时，棺材已沉到水底，水面上噗噗地冒着一串串紧张的泡沫。我抬头观察众人，发现每一张面孔上都挂着轻松的表情，我的心也随着释然了。鱼翠翠，曾经将你的珍宝般乳房示我的鱼翠翠，你从水里来，回到水里去。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安息吧！鱼翠翠，在水中。穴壁终于坍塌了，水声响亮，穴里的水漫上来，流到人们的小腿上。大家都腾跳着躲闪。开挖墓穴的男人们不避秽水，操起铁锹，把黑色的泥巴铲进墓穴里去。由于稀泥滑溜，到底难堆成一个坟头。王三爷宣布收工，留下的工作只好等到天晴地干之后，由鱼家兄弟来完成了。回来的路上，暴雨如注，雨柱如瀑游不定的栅栏，如密密麻麻的网。同行人人个个紧缩脖颈，任冰冷的雨鞭子抽打头颅。后来又发生了这样的事：邻村有一姓杜的青年，在鱼翠翠落葬三天后，喝了半斤剧毒农药“呔喃丹”，送到医院，人早就死定了。检查遗物时，发现了两封鱼翠翠写给他的信。杜家老人爱子心切，托人来鱼家说媒结“阴亲”，鱼老大张口就要一千元，反复讲价，鱼老大死不松口。杜家生活并不富裕，原想花个五六十的，将鱼翠翠尸身买过来，与儿子同棺合葬，也不枉了为人一场父母，哪知鱼老大如此阴毒，杜家父母的热心也就冷了。何况，暑热天气，尸首放了三天，那肚子就如气球般鼓起来，看看要炸的样子，于是草草收敛，抬出去埋了。一段好事，到底没成。窗外还在下雨，鱼翠翠已经烂成稀泥巴了。

走进这片美丽的黄麻地之前，你行走在一块辣椒地里。那时候阳光还好，藏在黑绿的叶片下的辣椒象一串串凝固的血泪，也象一串串沉重的叹息。成串的血泪，密密麻麻的叹息，把半个县的土地都盖遍了。学校雇用的个体户大客车满载着千奇百怪的考生飞驰在学校通县城的公路上，路两旁成片的辣椒源源不绝地退去，又源源不绝地流来。那时候辣椒顶部正开着白色的小花，辣椒底部悬挂着小公狗生殖器形状的绿椒子。狗鸡巴辣椒。村里人用这个叫法区别这种可制颜料的辣椒和别种辣椒。辣椒地似乎永无尽头，歪间弯